

清代马政研究

陈振国◎著



传统农业社会里马政是王朝政治军事所依托的重要基石，清王朝作为最后的传统体制王朝自然对马政建设重视有加。本书着墨最多的是讨论马政在清代的兴与衰。这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清代的历史。

 吉林大学出版社

清代马政研究

陈振国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马政研究 / 陈振国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677-7180-2

I. ①清… II. ①陈… III. ①马-管理-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D69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7329 号

书 名: 清代马政研究

作 者: 陈振国 著

责任编辑:朱进 责任校对:朱进 于翠萍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2.75 字数:220 千字

ISBN 978-7-5677-7180-2

封面设计:美印图文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印刷

2016 年 7 月 第 1 版

2016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摘 要

传统农业社会里马政是王朝政治军事所依托的重要基石,清王朝作为最后的传统体制王朝自然对马政建设重视有加,本书讨论分析了马政在清代的缘起,以及清代的马政机构与制度,也分析介绍了清代牧场(马厂)的分布情况以及营驿马匹的多重来源。不过着墨最多的是讨论马政在清代的兴与衰。

在探讨马政在清代的兴盛时,不但详细描述了马政兴旺发达的种种表现,尤其全面分析了造就康乾之际马政勃兴的深层原因:是清初连绵不绝的大小战争和为强化政权而逐渐建立起的覆盖全国的驿传体系对马匹的供应提出了急迫而庞大的需求,这是马政发展的巨大外部动力;满清民族一直不曾泯灭的骑射传统则是统治高层重视马政的内在冲动;更重要的是清代前期国家机构精干有力,基本上还能高效运作,官僚队伍贪弊渎职还不似后来那样严重到无可救药,而这一时期又严格奉行闭关政策,农业社会及其体制还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所有这些都是马政发展的有利的外部环境;马政机构从无到有,制度从粗略到精密,马政官员及从业人员的恪尽职守,各项马政制度得到贯彻实施,毫无疑问是马政事业兴旺的内在动力。本书也研讨了马政在嘉道以后的走向废弛,不仅描述了马政废弛的各种表象,更着力探究了促使马政走向衰败的各种因素:嘉道以后整个国家机构的颓废,官僚队伍的不思进取所形成的纲纪全面败坏的局面,是马政废弛的外部原因;清代人口急剧膨胀形成人争地、大大小小的内外战争及对外赔款让清政府债台高筑,这种种深刻的危机,哪一个都是危及王朝统治根基的不稳定因素,无奈之下,在马政方面采取了收缩政策;另外,社会的近代化对马政生存基础(农业社会)、生存条件(军马、驿马的需求)的冲击,是促使清代马政走向废弛的更有力的推手。马政兴旺发达几千年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

农业社会为它提供的基础,以及传统的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当传统的农业社会出现裂变,以及能够完全取代马政作用的近代化设施登陆中国之后,马政的衰落就成为必然。

Abstract

Horse administratio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i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last traditional dynasty, naturally added emphasis on the building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but also an analy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Dynasty ranch (horses plant)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ultiple sources of horses. But this article mainly put its focus on the bloom and decadency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is paper, I not only giv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rosperity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particularly creat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ts flourishing in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period. I think endless Small wars in the early Qing and horse transmission system coving the whole country wer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of to create huge development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It was Manchunation's riding and shooting tradition that made the government put high-level attention to the horse administration; More importantly, national institutions capable could operate efficientl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hile the bureaucracy was not greedy and bad as later period, while the During that period they had rigorously pursued the closed-door policy and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its institutions had not been a big hit, all of which were excellent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At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horse administration system gradually, officials and employee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job, all horse administration laws could be seriously obeyed, all these were inherent dynamism to create horse administration's prosperity. This paper also dissuses the breakdowns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after Jia Qing and dao Guang, not only describes the horse administration's breakdowns in the various representa-

tions, but also efforts to explore the various factors to encourage it into decline. I believe that the decadenc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fter Jia Qing and Dao Guang and unambitious bureaucracy were horse administration's external causes of breakdowns; The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endless external and internal wars and external compensation allow the Qing government debt, all of these profound crisis threatened the foundation of Qing dynasty. So Qing dynasty had to take contraction policies in the field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In addition, I think that modern tides were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horse administration of Qing dynasty towards breakdowns.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as well as tradition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eed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horse administration's thriv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whe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had a fission, but when modern facilities that could completely replace the role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appeared in China, the decadency of horse administration became inevitable.

目 录

绪论	(1)
一、选题说明	(1)
二、马政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3)
三、研究思路	(10)
第一章 马政源流及清代马政的缘起	(13)
一、清以前的马政源流述论	(13)
二、清代马政的缘起	(19)
第二章 清代的马政机构与制度	(22)
一、清代的马政机构	(22)
二、清代马政之各项管理制度	(31)
第三章 清代的主要牧场(马厂)及马匹的多重来源	(58)
一、清代的主要牧场(马厂)	(58)
二、清代军、驿马匹的来源	(77)
第四章 清代马政之兴与衰	(85)
一、清代前期马政之盛况及其原因探析	(85)
二、清朝中叶以后马政之废弛及其原因探析	(109)

第五章 晚清马政的整顿与改革	(155)
一、晚清马政的整顿	(156)
二、清末新政中的马政改革	(165)
结语	(186)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189)
致谢	(195)

绪 论

一、选题说明

“马政”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中的记叙,“仲夏之月……游牧别群,则絜腾驹,班马政。”^①王梦鸥对此解释为,“仲夏五月……散在外面的母牛母马此时已经怀孕,得把公马系在另外的地方,并公布训练马匹的办法。”^②可见这里的“马政”还仅仅限于马匹之训练,和后世作为制度的“马政”显然相差甚远。作为研究对象的制度概念的“马政”,该作何解释?《周礼·夏官》里有“校人掌王马之政”,^③“王马之政”可以看做是对“马政”的一种制度性解释。后世凡研究马政或有所涉及者,都提出了对此概念的理解。华东政法学院何平立教授认为,马政是“中国古代社会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军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等管理为主要职责”。^④北京师范大学王颖超认为,马政是对维护和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起重要作用的与马有关的行政或政治制度,包括马厂、驿站、驿马等的设置诸项内容。^⑤朱利民、张宪民认为,“马政,可以认为是古代人养马、用马之制度”,而且,他们认为,马政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时至大唐,马政的内涵更加丰富,马此时已被视为物化了的神灵,它不仅仅是驰骋疆场的坐骑、唐人生活娱乐的工具,更是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甚或充当着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使者。”^⑥这就赋

① 王云五主编:《礼记今注今释》(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1月版,第218页。

② 王云五主编:《礼记今注今释》(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1月版,第218页。

③ 催高维校点:《周礼·仪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59页。

④ 何平立:《略论明代马政衰败及对国防的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98页。

⑤ 王颖超:《清代东北马政探析》,《满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61页。

⑥ 朱利民、张宪民:《唐代马政》,《唐都学刊》,1994年,第2期,第26页。

予了马政除了政治军事意味之外的文化内涵。中南民族大学余和祥教授认为,“马政的性质应该是,以供养国家军事与朝廷御用为目的,由国家组成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的养马活动以及与养马有关的其他活动。马政包括各方面,如机构设置、规模成就、分布地点、饲养方法、用途作用等。”^①厦门大学的陈玲教授认为,“马政指我国历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等的管理制度。”^②而在《汉语大词典》里的“马政”词条则解释为“马政,亦作‘马正’,指我国历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方面的管理制度。”^③由此看来,关于马政,研究者还缺乏一个一致认可的概念。综合各家意见,我们认为,马政是农耕时代国家政治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是由国家专门机构和人员组成所进行的以国家政治、军事甚至包括部分文化用途为目的的有关官用马匹的一系列活动,主要包括马匹的牧放饲养、采买调拨、训练使用和牧场的设置管理等内容以及为此而制定的各种制度。

研究马政,毫无疑问主要是围绕马匹在做文章,做畜牧史研究以及军事(骑兵)制度史研究的时候,也会涉及到马匹问题,不过三者的侧重点却是各不相同。马政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马政机构的设置以及马政管理制度的演变及背后的动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等诸因素),比如在清代,马匹的管理制度在前期很严密、很有效,造就了马政的鼎盛,而到了中后期就日渐废弛,这个中的原因正是研究清代马政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如果研究近代畜牧史,则不但马匹,且主要的畜禽都要纳入视野,和马政强烈的政治、军事意味不同,畜牧史研究更多的是落脚于经济。军事(骑兵)制度史的研究则关注马匹在形成战斗力方面的作用,只是集中于马匹在军事领域使役作用的变动研究。所以说三者有交叉之处,不过在涉及马匹时,嵌入的视角各异。

对于马匹的重要性,古人参悟得很透彻,“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也。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④农耕时代,人类所驯化的牲畜里马匹是唯一能够将速度与耐力兼备于一身的种类,这也就解释了在存续数千年的王朝架构中为什么单单有马政这一

① 余和祥:《唐宋时期马政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7卷第5期,第133页。

② 陈玲:《论唐代的马政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78页。

③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十二卷),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70页。

④ (清)蔡方炳:《历代马政志》,《续修四库全书》,第8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页。

制度而非其他。自秦汉以后直至近代,徘徊于北部边疆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帝国的极大威胁:匈奴、月氏、拓跋、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党项、女真等,他们在北部称汗称王,不时南下侵扰,有的则入主中原,面南背北。所以塞防一直是历朝国防建设的重中之重,在诸如修长城、点烽火等诸多塞防措施中,大力整修完善马政,以骑兵对骑兵便是王朝统治者的一个重要选择。以少数民族身份而入主中原的满族在巩固边防的时候更精于此道。马政的作用却又不仅仅限于此,除“济远近之难”外,还大可以“别尊卑之序”,大可以成为信息传递、物资转运的有力工具——成为维持庞大而精细的政治机器运转的强有力后盾。故而“云锦成群”就成了统治者们建设马政的理想。

虽然马政建设的最终目标指向确乎简单——驱黄万千且个个膘肥体壮,不过实现这一目标却又不是那么轻松的,马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管理机构的建设、牧养场地的选择、制度法规的完善、马匹的使用调拨等。但是如果对马政的探究只限于此,那就仅仅是一幅孤立的静物素描,实际上,任何一种行政机构、一项管理制度的产生演进,以及它的最终的命运,无不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整个政治制度息息相关,清代马政制度也同样挣不脱这样的窠臼。如前所述,马政是传统时代国家政治、军事事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为那个时代的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演变、兴衰,更是当时社会变迁和政治、军事机构和制度的演变、兴衰之集中反映。所以我们研究清代马政就不仅仅着眼于马政本身,而是把它放到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画卷中去观察,了解它是如何深受清代社会环境的影响,它又如何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它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的互动关系,并透过马政的演变、兴衰过程探讨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制度的一些问题。

和历代相比,清代马政有着怎样的一张面孔?它在马政机构设置、制度管理、马匹牧养管理等方面有着怎样的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另外,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马政有着怎样的一个演进轨迹?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这个演进轨迹说明了什么?影响这一轨迹的因素有哪些?这些种种问题正是本研究试图探索回答的。概而言之,本研究的目的是有三:一是通过清代相关史料的挖掘,力图把清代马政及其演进轨迹、种种特征梳理清晰;二是考察马政在清代演变兴衰的背后社会、政治动因;三是透过马政及其演变、兴衰过程,观察、探讨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军事制度的一些问题。

二、马政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对马政的研究,在建国前,值得一提的是已故南京农业大学的谢成侠先

生。谢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政府陆军兽医学校担任讲师。抗战开始后,陆军兽医学校迁至贵州安顺,谢先生便在大学部开设了必修课“马政史”,1943年11月又出版了《中国马政史》,这是我国现代兽医教育史上的第一本历史教材,因属军队院校,印数很少,现在已难睹其庐山真面目了。在此前后,崔步青(1901—1969)、谢成侠等还在《畜牧兽医月刊》发表了《我国古代马政略考》(1941年4月号)、《西南马产今昔观》(1941年5月号)、《宋代保马与现代马政》(1945年6月)等论文。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长段时间里,对马政的研究在史学界依然没有成为热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部分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关注畜牧史研究时会涉及马政的部分内容。比如谢成侠先生所著《中国养马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是对上至殷商下到新中国建国初期马匹牧养史的一个梳理,其中提及到了历代的马政机关及牧场设置等。但是由于着眼点的原因,并没有就马政制度的演变及其原因进行有深度的探讨。而其所著的《中国的养马业》(上海永祥印书馆,1953年版)第二章中对马政也略有提及。最近二三十年,马政的研究状况较之以前略有好转,出现了一批研究马政的学术成果: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宋常廉的《唐代马政》(上、下),台湾的《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2册。一批研究生也开始以马政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冯永林的《北宋马政研究》(1985年硕士论文)、中国农业大学王磊的《元代的畜牧业及马政之探析》(2005年硕士论文)、中央民族大学王颖超的《清代马政对辽西走廊民俗文化的影响》(2005年硕士论文)、中央民族大学杨登保的《杨一清与明代陕西马政》(2005年硕士论文)、苏州大学陈宁的《秦汉马政研究》(2006年硕士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宋娟的《唐代马政若干问题研究》(2008年硕士论文)等都以“马政”为题材进行研究。另外,也出现了一批以马政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

马政是农耕时代国家政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游牧而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更是把马政作为固国兴邦的重要举措。《清史稿》《清会典事例》《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朝经世文编》等有关清代的重要典籍中,均设有马政专门卷目。如果单从形式上看,马政在清代像在历代王朝一样同样经历了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初期,由于军事、政治方面需求的外在推动,又有满清民族生生不息的骑射情结,统治高层的重视,国家机构的精干和有效运行,官僚队伍中大多数人还能恪尽职守,这些构成了马政发展的极有利的外部环境,而马政机构的日益完备,各项马政制度得到严格的贯

彻实施,无疑是马政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这样种种有利的条件造就了马政事业在清代康乾之际的兴旺发达。伴随着大清王朝在嘉道之后的没落,原来有力推动马政事业发展的政治、军事以及马政本身等种种内外条件或弱化或消失,马政也就不可逆转地开始了它的衰败之旅。我们之所以说在外在形式上马政在清代的兴衰和以往相似,是因为它同样经历了一个初创——兴旺——衰败这样一个抛物线式的过程。不过马政在清代的命运和以往相比却有了质的区别:它在清代中叶以后又遭遇到了近代化的阻击,这就使得马政在几千年传统政治架构中稳如磐石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作为农业社会之产物的马政,这一次是真正地要一去不回地衰落了。传统马政制度在清代的嬗变不仅仅是一项制度的兴衰,它更是折射出了社会发展变迁的总趋势。

对于清代马政的研究,一如其他朝代的马政研究,在学界不是热点,关注的人为数不多,尤其是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新世纪里。到目前为止,专门研究清代马政的专著还没有出现,不过在一些学者的著述里或多或少有所提及,而又往往是从农业、畜牧业研究着眼的,比如上面提及的谢成侠先生所著的《中国养马史》《中国的养马业》等。

就大陆史学界而言,专门探讨或涉及清代马政的文章也很有限,主要的有:李群所写《清代畜牧管理机构考》,载于《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张莉撰写的《清代上驷院简论》,载于《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邢亦尘的《清代察哈尔马政》,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王东平的《清代新疆马厂制度研究》;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2期;王东平的《清代新疆马政述评》,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王东平《晚清新疆马政述论》,载于《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徐伟民的《太平军马队述论》,载于《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李惠民的《论北伐太平军的马队》,载于《历史档案》2003年第4期;牛贯杰的《清代马政初探》,载于《燕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王颖超的《清代东北马政探析》,载于《满族研究》2007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总的看是多侧重于局域性的描述讨论,缺乏全景式的总体的把握,且往往点到即止,未展开进一步的分析探讨,所以对清代马政的研究还很初步。

对已有的清代马政研究成果的贡献与不足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马政作为一个体系,追根溯源,设置于中央政府的兵部车驾清吏司负有“掌颁天下马政”之责,是马政的源头。作为清代马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兵部车驾清吏司无疑是研究清代马政不能绕开的话题,上驷院、太仆寺

两个机构虽然不隶属于兵部,但是在业务上和马政有着密切关联。从现有材料看来,兵部车驾清吏司虽然号称是“掌颁天下马政”,其实其主要业务对象是针对现役的军马、驿马的实施其管理职能。太仆寺、上驷院两个马政机构主要职责是督促管理所属牧场(马厂)做好牧马工作。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以清代马政机构作为研究对象的寥寥无几。主要的有两篇论文:一是张莉撰写的《清代上驷院简论》(载于《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张莉以清代皇宫所存之上驷院档案为依据,对上驷院的设置及其内部机构及职官的执掌、上驷院马匹的来源、上驷院的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提出上驷院虽只是一个管理马骡的机构,但是地位较崇,表现有二:一是内务府诸机构中独上驷院设于紫禁城内;二是上驷院官员品秩高,正三品。所以如此是因为“上驷院以备宫廷用马之职,紧密地与皇帝的行止相关联,其执掌所及已经渗入到一些重要的政务活动当中去。”^①张莉对上驷院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把对上驷院的研究投放到清代马政的大格局中去观察,另外对于上驷院机构的演变也是陈述性说明,而且显得单薄,没有讨论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元素的影响。一是李群所写《清代畜牧管理机构考》(载于《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该文最值得一提的是把清代不同层次畜牧机构——皇家、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畜牧机构极其职能分门别类地做了介绍。也正如作者所言,“(清代)国家机关中的畜牧管理机构,实则仅为养马管理机构。”^②我们认为该文的不足也如张莉一文,没有就管理机构的变动去探讨其背后的推动因素,这大概和两文作者写作时的立意不无关系,不能苛求。

其次,马政就其基本概念来说,最为突出的应当是“政”,即有关马匹的管理机构和制度。正如兵政是军事行政方面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而不是军事活动的本身,工政是水利土木工程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而不是工程活动的本身一样。研究马政必然要把“政”字作为中心,在制度上下功夫。我们认为马政在制度方面应该分为两大块:一是马匹牧养方面的种种制度规范,一是马匹使用方面的各项制度(营马、驿马)。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围绕清代马政各项管理制度为中心的著作或论文,不过在述及牧场或者马政机构时,或多或少会做一些介绍。徐伯夫在《18—19世纪新疆地区的官营畜牧业》一文中,对该地区的马政制度从收取孳生牲畜的标

① 张莉:《清代上驷院简论》,载于《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李群:《清代畜牧管理机构考》,载于《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

准、牧厂官兵的编制及其待遇、对牧厂官兵的赏罚制度等几方面做了介绍。我们认为徐文侧重于介绍而评论不足,譬如牧厂官兵的赏罚制度一节,如果能够深入讨论一下这项制度的影响将是锦上添花。另外,我们感觉徐文即便仅就新疆地区而言,马政制度的介绍也还不够全面。另外,李三谋的《清代北部边疆的官牧场》(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邢亦尘的《清代察哈尔马政》(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王颖超的《清代东北马政探析》(载于《满族研究》2007年第1期)、陈安丽的《清代太仆寺左右翼牧场初探》(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希隆的《清代西北马厂述论》(载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王东平的《清代新疆马厂制度研究》(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2期)、谢成侠的《中国养马史》中等也都提及了牧场(马厂)制度,像考课、督牧、均齐赏罚等制度。

总之,过去的相关著作和论文在述及马政时,大多只是就某一具体牧场(马厂)或某一区域而谈,或是以军事史的视野,或是从畜牧史的角度,而极少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从制度变迁史的角度对马政做一个整体的梳理和评析。有的论著虽以“马政”为名,但也关注及“马”而忽略了“政”的内涵。这是其一。另外,正如上面我们所言,马政从制度而言,不仅仅包括养马的牧场(马厂)的制度,也包括分配和调拨马匹以及使用马匹(包括营马、驿马)的制度,还有管理这一流程的政府机构等,都是马政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众多论著中值得提及的是罗尔纲在其《绿营兵志》里对绿营军马的制度,譬如军马的拨补、赔偿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仅就制度层面来看,对清代马政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偏重单项的个案研究,而整体的梳理全局的分析讨论不足。

其三,牧场(马厂)是马政赖以存在的基础。牧场(马厂)的增减变动直接反映了当局对马政的态度,通过对牧场(马厂)的系统全面研究无疑能深刻揭示马政命运的沉浮。所以对牧场(马厂)的讨论也必定是研究马政的题中应有之意。迄今为止,对于牧场(马厂)的研究是比较集中和成熟的。清代东北、西北及口外几乎所有像样的牧场(马厂)都有人注意到了。东北盛京的三大牧场、口外的两翼牧场、西北陕甘新牧场(马厂)以及各地八旗驻防牧场(马厂)无一遗漏。相关的著作有:谢成侠的《中国养马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滕绍箴、滕瑶的《满族游牧经济》(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谢成侠的《中国的养马业》(永祥印书馆,1952年版),赵珍的《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论文有:王东平的

《晚清新疆马政述论》，《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吐娜的《清代伊犁牧场经营始末》，《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王东平的《清代新疆马厂制度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2期；王希隆的《清代西北马厂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陈安丽的《清代太仆寺左右翼牧场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田志和的《清代东北皇家牧场兴衰要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李三谋的《清代北部边疆的官牧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王东平的《清代巴里坤马厂述略》，《新疆地方志》，1996年第3期；宋国强的《大凌河牧厂及其垦丈》，《德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徐伯夫的《18—19世纪的新疆官营畜牧业》，《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王革生的《“盛京三大牧场”考》，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

上述研究将牧场（马厂）的设置起因、内部机构、意义作用以及衰落之缘由都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我们认为，研究清代牧场（马厂）时，其最紧要的莫过于梳理出兴衰这条线，追寻出背后的原因，这个原因当时来自马政内外两方面。要看到牧场（马厂）本身的问题，更要注意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上述著作由于并非以研究牧场（马厂）为中心，论文则由于篇幅所限，对于牧场（马厂）的兴衰原因不是偏颇就是流于浅显。

马政是清代政治架构中很重要的一环，学者们已经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一些研究成果已经相当深入和系统，比如对牧场的研究就是这样。然而从现有成果来看，存在的不足还是很明显的。

首先，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存在着就马政论马政的情况。马政固然是事关清王朝国运的一项事业，不过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当时的社会体系、政治、军事制度体系的一个部分，和方方面面都有关联，并相互影响。所以如果能把视野超越于马政之上，把清代马政放在整个社会体系和政治、军事体系之中，甚至和整个世界大势联系起来去观察，就可以避免就事论事的不足，就可以避免研究仅停留在对具体事物的一些表面现象的描述上，从而可以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马政和清朝政治、军事制度的关系，马政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联——近代化浪潮下的马政命运情况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很大的一个问题便是冷热不均、畸轻畸重。马政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马匹的牧养、管理、调拨、采购等诸方面内容，实际上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成果较多的是讨论牧场，介绍各个牧场的建置、兴衰、内部组织管理等，而且做得比较成熟透彻，这应当属于马政中马匹在牧场牧养的